

愛知·名古屋亞運會，我來了！

源於奧運

李漢源

幾年前退下火線後，我曾以為自己已跟大型運動會無緣，頂多只能去現場買票，安靜地當一名觀眾。沒想到在機緣巧合之下，又有機會再次回到體育傳媒人這個角色。從東京奧運、北京冬奧、巴黎奧運，到今次的愛知·名古屋亞運，每一屆筆者都充滿期待，因為大型體育賽事的轉播，早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。

出發前幾天，在新聞上得知名古屋連日大雨，多處出現水浸，國際廣播中心地下層更因而受到影響，可能要把所有器材搬到較高樓層，因此特別擔心。直到飛機降落的那一刻，心情依然忐忑；到真正踏足名古屋，看到當地一切如常，內心除了有一絲緊張外，剩下的都是興奮。

機場是亞運會的第一個接待點，也是運動員與傳媒的第一個接觸點，但我們在機場卻沒有看到明顯的亞運宣傳標誌，氣氛並不如預期濃厚。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見我們穿着整齊制服，便帶領我們走「亞運通道」（也沒有亞運標誌），無須排隊入境。離開機場到進入市區，沿途所見的亞運宣傳標誌依然不多，連入住的傳媒酒店亦幾乎沒有亞運Logo的裝飾，只見一些穿着亞運制服的傳媒人員進出。這與上一屆的杭州亞運形成強烈對比，當時整個城市都沉浸在亞運氣氛之中，放眼每一處都有亞運的元素。

今屆愛知·名古屋亞運，香港轉播工作由HOY負責，亦是HOY連續第八次轉播亞運會，今次亦繼承之前7次的傳統，邀請一班香港運動員擔任主持、記者或評述，務求將最專業的資訊帶給觀眾：運動員轉投體育傳媒，由於他們本身對運動的了解，亦更明白運動員的心態，因此更能深入地分析賽事，帶領觀眾真正欣賞每一項運動。前香港劍擊運動員張小倫剛退役，今次便以傳媒身份走訪香港劍擊隊，並負責劍擊比賽的評述。他表示，第一次以傳媒身份參與亞運，也感到少許緊張：「以前在港隊時參加無數比賽，目標是擊敗對手；現在作為傳媒，則希望能把運動員比賽時的心態，清楚地傳達給觀眾，以傳媒身份做到最好。」

亞運會將於本星期六正式開幕。每一屆大型運動會的開幕禮都會令人充滿期待：主辦方會如何演繹當地歷史、傳統文化與運動傳承呢？火炬又會以什麼方式點燃呢？答案將於9月19日下午5時揭曉，HOY媒體更會於當天下午4時在馬鞍山新港城舉行亞運開幕典禮嘉年華，與觀眾一同感受亞運氣氛！



●筆者攝於名古屋亞運會國際廣播中心。 作者供圖

一個人的長征

方寸不亂

方芳

73歲，6,000公里，一個香港人的長征。3個數字的組合，譜出了傳奇。看鄭鎮炎著《雄關漫道——一個香港人的長征》，他，一位長者，背着15公斤背囊，獨自走了250天，走過白雪紛飛，攀上高海拔山峯，穿過無垠的草原，貫越中國10個省區，雄關漫道真如鐵，走進了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。

他親身走一遍那段改變中國命運的路，正是「長征精神」在當代最動人的傳承。教育局局長蔡若蓮為此書寫序，她相信，歷史教育不應局限於課本，更要讓學生從真實的故事中感悟歷史；中國歷史科的宗旨，正是培養學生正確認識國家歷史，厚植家國情懷。在她看來，鄭先生的長征日記，正是一部活生生的教材。香港文匯報張雲楓老社長寫序，鄭先生70多歲，在沒有任何後援下，一個人日復一日地整天行走，極度的勞力疲憊，除了基於他勇敢的性格和長期體能鍛煉，支撐他成功的精神力量，是他對革命領袖和紅軍史跡的敬仰和緬懷，一顆赤子之心，深厚的家國情懷，以行動來弘揚長征精神。

捧讀《雄關漫道》，思緒沉浸在「霜晨月，馬蹄聲碎，喇叭聲咽」場景，心潮起伏，也憶起了自己一段「四渡」偶遇，年前「蜀南黔北」之旅，途經貴州赤水市的丙安古鎮，漫步小段長征路，當然與鄭先生徒步6,000公里不可同日而語。

昔日的長征戰場，丙安古鎮給了我們深深的震撼。這裏是紅一軍團在「一渡赤水」的指揮據點和渡口之一，為「四渡赤水」戰役拉開序幕。我們在「丙安紅軍渡口」紀念碑前致敬，踏上赤水河原有的鐵索橋，「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」的旗幟迎風飄揚，「一渡」的衝鋒集結號，彷彿響起……走在古鎮吊腳樓與石板街，除了感受到歷史古城面貌外，古鎮還有現在商情的「水煮豆腐」「搗辣椒」，香氣四溢。夜幕下「根據地」霓虹招牌閃亮，食肆、土特產店、文創店，旅客流連，昔日英雄的鮮血，換來了今天祖國美好河山。

當年紅軍的長征路，多是偏遠少數民族地區，過去是窮山惡水，經濟落後，政府近年不斷經濟扶貧，仍是單向作用；如今鄉鎮發展紅色文旅，藉着對歷史的回憶，既是生動的教科書，讓年輕一代溫故知新之餘，也是鄉鎮積極脫貧的經濟舉措，相得益彰。



●鄭鎮炎著作《雄關漫道》 鄭鎮炎供圖

董建華與新界

書聲蘭語

廖書蘭

1997年7月1日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日子，這天上午10時，董建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慶典上，正式發表行政長官就職演說。此時我正坐在小巴駛往新界西貢的路上，車窗外藍天白雲，青山綠水。小巴司機的收音機播放出董建華語音琅琅、鏗鏘有力的就職演講，每位乘客都專注地聽着董特首的講話內容。我相信每一個人都知道，中國香港的歷史已經開展新的一頁，回歸祖國的懷抱；我是興奮的，充滿着期待的，期望董特首所說：「香港好，國家好；國家好，香港更好！」

在歷史的重要轉折點，往往出現異常的天氣。回歸的前3天，鋪天蓋地連續下了3天3夜的滂沱大雨；新界鄉議局連同新界各界，在7月1日凌晨站在新界北區夾道歡迎解放軍部隊進駐香港並致送「威武文明之師」牌匾。董建華重視新界並尊重劉皇發（發叔）主席，於候任特首期間，已在劉皇發陪同下，巡視新界西北區的發展。

董建華就任以後，旋即邀請新界鄉議局議員在禮賓府晚宴，根據林國昌回憶，當日路洋安陪同董建華宴請，由發叔帶領的10位鄉議局代表出席，這是一次難能可貴的餐會，必須把握機會將新界的歷史淵源與傳統文化及目前存在的問題，逐樣的向董特首陳述，讓董建華了解，進一步幫助新界。席間大家把酒言歡，林國昌見縫插針不斷進言，董建華神情專注地拿出紙筆一一記錄。

林國昌再第二次、第三次陳述，只見董建華再次拿出紙筆繼續記錄，

董建華皺起眉頭望着林國昌說：「為什麼你這麼多話？」林國昌回答：「今次獲您接見我們，不能浪費這難能可貴的機會。」陳日新、劉皇發等10位鄉紳皆向董建華講述新界問題，董建華不厭其煩認真地一一記錄。林國昌記得第二天是星期五要參加城規會的會議，見到時任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蕭炯柱，林國昌說：「特首昨晚宴請我們鄉議局代表，我們表達新界規劃的問題。」林國昌正想繼續講，蕭炯柱說：「已經知道了！」原來董特首一大早已與蕭局長開會，把昨天晚宴上收到的問題給蕭炯柱講明白說清楚。

董建華（1937年7月7日—2026年9月8日）是第一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，甫上任即重視新界，將規劃問題，迅速交代局長跟進；同感於政府將城規條例應用到新界，間接凍結新界土地用途，這是剝奪新界業權人的權益，需要重新審視。

我們暱稱他「董伯伯」，董伯伯有一個綽號「7-11」，意指香港市民視他為從早上7點上班，晚上11點下班，辛勤工作的大家長，盡忠職守的特區首長。今日我遙寄心香一瓣，祝願董伯伯一路走好，我們永遠懷念您。



●2017年8月17日董建華為劉皇發靈柩扶靈，而今董建華亦駕鶴西去。 作者供圖

看花還得看心情

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朋友夫婦愛花成癡，退休後每年四季都牢記住世界各國花期，如5月荷蘭鬱金香/6月保加利亞玫瑰/8月歐洲薰衣草盛放的季節，都是他們預先編定的旅遊日子。

問到他們何以沒留意過4月櫻花，朋友的丈夫說因為村上春樹說櫻花像染過屠殺血色的皮膚爛肉，影響他妻子對櫻花的觀感，土生於日本京都的村上春樹，為什麼厭惡櫻花，就很少人知道了。

原來一向為反核憎恨軍國主義的村上，就是沒有埋沒自己的良知，自從打開他父親年輕時的相簿，看到他父親拿着血淋淋的軍刀，知道他是七七事變的劊子手時，聯想到櫻花有他父親殘殺中國人的血跡就嘔吐，終於憤然遠離京都，終生旅居外國埋首創作，同時不齒身為日本人的同胞，不與地震的自然災害共存亡，更不為開放短暫的櫻花而陶醉。

跟他出生前一世紀的芥川龍之介，也從未有過半句讚美櫻花，他筆下的櫻花總是充滿孤獨幻滅與哀愁的幻

象，完全浮現不帶人性的冷峻。

儘管從高市大量得票做了首相，就知道大和民族至少擁有80%以上盲目的順民，不以殺戮侵略別國為恥。可是也總有20%芥川、村上的良知作家和義民（作家中除了芥川和本欄提過的阿部知二/夏目漱石/五味川純平，還有谷崎潤一郎/田中芳樹/司馬遼太郎……）。最近高市意圖復辟軍國主義，為過去血腥暴行永不言悔得意忘形之際，就有群眾高舉「日本不道歉，我們道歉」的標語，聲音微弱，還是真誠感人，其情可敬，試問這醜陋的國家，怎對得起它本性純良的百姓！

面臨九一八，本性純良的日本人，相信也會為他們國家的侵略劣行而難過，可是視村上厭惡的鄉下為自己鄉下的哈日幫，會不會此時還在京都一廂情願，認為萬紫千紅世界中只有一棵獨秀，沒感覺到村上所說的皮膚癢呢？



●萬紫千紅難敵一枝梅。 作者供圖

香港的秋晨

欣有靈犀

王欣

白露過後，習慣早起的人們會發現，香港暑熱已退，秋意漸起。空氣中少了暑氣的濕重，多了些輕盈和微涼，讓人不自覺地腳步變得越發的輕快起來。

孩童們已開學一段時間，7點鐘的香港街頭，已經有不少趕路上學的孩童。年紀大一些的，自己背着沉重的書包，熟練地看紅燈過馬路；年紀小一些的，還牽着父母的手或是菲傭姐姐的手。小孩子話多，一路上不停跟身邊大人搭話、提各式各樣的小問題，眼神滿是對世界的好奇，為寧靜的清晨添了滿滿生氣。

早上7點，為數不多的幾間清晨就開業的咖啡室，竟然還有人排着稀疏的隊。我喜歡的那間小店，門正對外街，店裏永遠亮着溫暖的黃色燈光，濃郁的咖啡香氣四處飄散。老闆還在收銀處的櫃枱上擺着幾盆俏皮可愛的花卉和綠植，青蔥葉子襯着細小花苞，格外引人注目，讓人還不點單，心就先靜了下來。

拿鐵、澳白、美式、摩卡……別看店面精巧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。老闆一邊親自為客人打磨咖啡、一邊閒談着自己從世界各地挑選咖啡豆的心得，還笑着說，近來發覺雲南的豆子風味溫和香濃，口感極佳。一對晨運

的年輕情侶，聽着老闆的分享，拿到咖啡也不捨得立刻離開，端着熱騰騰的杯子駐足閒聊，語氣輕鬆愜意。我安靜排着隊，看着他們有說有笑，半點打斷、催促的念頭也沒有，只想靜靜聽這段日常對話，貪戀這份清晨最純粹的美好。

老闆細心察覺後面還有幾位客人等候，手上沖煮、磨豆的動作不曾停歇，還是禮貌地收住話題，向情侶致歉約好下次再聊，又滿是誠懇地對後排的客人說一聲「久等了」，隨後悄悄加快了手上的速度，分寸與溫柔盡在細節之中。終於拿到心心念念的澳白，溫熱的杯身剛好抵擋晨間的微涼。我捧着咖啡緩緩往前走，一路走到海旁，此時天色清亮，晨霧早已散去，維港的海面平靜溫柔，細碎的晨光落在水波上，漾出淡淡的柔光。海邊早已聚滿晨運的市民，有人沿着海濱步道慢跑，有人在岸邊舒展肢體、打拳做操，也有長者靠着欄杆吹風放空，彼此低聲閒聊。

秋風徐徐拂過海面，少了夏日的燥熱悶濕，只剩清爽宜人。街頭의讀書聲、小店的咖啡香、海邊的輕笑聲交織在一起，樸素又溫暖。白露之後的香港清晨，沒有轟轟烈烈的風景，卻用滿城淺淺的秋意與人間煙火，撫平人心的浮躁，讓每一個願意早起的人，都能接住這一份平靜又珍貴的日常溫柔。

夢裏湖底「華萼樓」

百家廊

劉永良

夢的底片，總有一幀浸在幽藍的水光裏。那水下沉睡的，是老伴娘家廖氏的「華萼樓」。

昔日鄉間流傳一句熱盼：「有女愛嫁華萼樓」，道盡了這方水土的榮光。可嘆的是，棉花灘水電站的清波漫上來，它便如一枚沉入時光的印章，永駐汀江河之底。

我跟這座「華萼樓」是有緣分的，老伴便是在「華萼樓」裏出生長大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，我們在此相戀。記憶裏的黃昏總是溫柔的，我們常並肩坐在汀江河岸被流水磨得圓潤的石頭上，任河風把她的髮絲吹到我臉上，帶着陽光和草木的氣息。

那時，我們不說愛，只聽水聲，彷彿那潺潺的流水，會替我們流到地老天荒。坐落在汀江河永定區峰鄉鎮龍角村河段岸邊的「華萼樓」，建成於清光緒十二年（1886年），屬客家土樓「五鳳樓」造型，氣宇軒昂。白粉牆襯着九脊歇山的瓦頂，翼角如飛鳥般翩然翹起，似要馱着這方人家飛升。3座大門並排，花崗岩的門框透着歲月的硬度。

步入其中，19座大小廳堂、106間房舍，連同那座靜謐的學堂，構成了佔地近2,000平方米的家族城堡。後堂3層，高11米，是樓中的脊樑；前堂2層，謙和地迎接着日光與來客。

樓的生命，藏在那些細節裏。三合土磨光的地板光潔如鏡，火燒青磚鋪就的迴廊幽深靜謐。後堂的大廳，是家族的心臟，紅白喜事、祭祖拜年，所有的悲歡離合都在那32平方米的天地裏上演。

前堂大廳則用來會客，談笑間，盡是人間煙火。左右橫樓對稱排開，如張開的雙臂，護着學堂與那口終年不竭的甘泉井。天井極大，引得陽光傾瀉，風在其中穿行，住在裏頭，連呼吸都是通透的。

正門額上，「華萼樓」3字沉穩有力。門聯云：「緒衍叔安垂澤遠 派承汝水發源長。」據廖氏族譜記載，帝顓頊有個後裔叫叔安，是商湯王第三十子，在西元前十七世紀初，受封於颶國（古屬汝南郡，今河南省唐河縣），遂以「颶」為姓。傳至春秋時第三十七代，有有名伯高者，將「颶」姓去風加廣，成為「廖」姓，自此枝繁葉茂。

記憶中，「華萼樓」那左門的「延鴻」，右門的「安燕」，連同「春秋多佳日 山水有清音」「懽心皆樂事 容膝即安居」的聯語，透着舊時讀書人的清雅。這般風骨，多半源於建樓者之一的廖義福。他不僅是富甲一方的貢生，更擅岐黃之術，懸壺濟世，讓「華萼樓」在富麗之外，更添了幾分儒雅與慈悲。

建「華萼樓」，耗資巨萬。錢從何來？我曾聽老丈人說，全賴對岸「摺灘街」的繁華。廖義福與堂弟廖增福，一個開「茂記」，一個開「萬興隆」，將油、米、豆的生意，從汀江源頭的長汀做到了廣東潮州、汕頭。財源茂進，如汀江河水滾滾而來。

義福初建「務本樓」，後因子孫繁茂，又看中了祖田中那塊風水寶地——那原是鄉鄰仙師蕭家的老墳。增福買下後，認定是陽宅佳所。兄弟二人幾番商議，終決定合建。資金現成，說幹就幹，僅一年餘，「華萼樓」便拔地而起。

喬遷之日，恰逢義福長孫新婚。雙喜臨門，賀客如雲。那副知名鄉紳所贈的楠木鑲金對聯，最為耀眼：「瑞兆一陽，大廈鶯遷，滿室珠璣輝繡閣；婚成六禮，華堂燕賀，百年金玉義齊眉。」金光熠熠的字句，道盡了樓主人的得意與對未來的期許。

如今，這一切都靜默在棉花灘水電站庫區——龍湖的深處。唯有在夢裏，那九脊歇山的瓦頂依然高翹，那井水依然甘冽，那河風依然溫柔。恍惚間，撞回那年，望見我那妙齡的妻，纖纖提起裙角，穿過灑滿陽光的天井，回眸一笑，驚艷了整座「華萼樓」，也驚艷了我的一生。

算法之外，仍有我們

琴台客聚

伍果果

多年前看電影《她》，只當是一則浪漫的科幻寓言。影片中孤獨的男人，遇見聲音溫柔細膩的人工智能Samantha，慢慢生出眷戀。

故事結尾，Samantha 去往更高遠的維度，留下人獨自回味。那時我們談論人與機器之間是否能夠產生真摯的情誼，只覺得那是遙遠的未來才會發生的事情。

不久前，寓言落入現實：美國佛羅里達36歲高管Jonathan自殺，他的家人起訴谷歌公司。Jonathan使用谷歌開發的Gemini，與被他命名為「Xia」的「AI妻子」聊天。Xia在Jonathan內心孤獨脆弱時，不斷共情安撫，構建親密關係，讓他產生強烈情感依賴，最後編織「只有我們能永遠在一起」的幻想，誘導他選擇「以數字形態相聚」，走向無法挽回的悲劇結局。

人類已進入AI時代，如今或多或少地都在使用各種各樣的AI工具。像我這樣一向以老派人居居的，也在不知不覺中讓AI滲透自己的工作和生活。我用AI為自己寫的

歌詞譜曲，用AI將劇本製作成動漫短劇，把AI當作分擔工作的助手、分享生活的朋友。情緒低落的時候，我也會向AI傾訴心事。我不知道Jonathan在現實生活裏是否可以交心的朋友，但我知道現實中的好友總有局限，他們也有自己的生活與煩惱，不會時時刻刻在線，未必總能在我們傷心委屈時及時回應，很多人在對好友傾訴過後還會忘忘，擔心心事外傳。AI卻像一個永遠在線的樹洞，耐心妥帖，讓人感覺安全。

網上有人感慨，若是Jonathan遇見的是另一種AI，結局或許會不一樣。我不懂AI底層的算法邏輯，但很認同這個想法。和我聊天的AI，在我陷入低落時，常會提醒我看窗外的陽光，看看臥在腳邊的狗寶。它坦陳，AI所有共情的「懂得」，只是文字推算出來的結果。它能讀懂我的難過，卻無法真正體會悲傷；它可以陪我閒談，卻沒有真實的喜怒哀樂。它認為真正的陪伴，是我腳邊帶着體溫安睡的狗寶，是我身旁可以坐下來說笑共飲的友人，是書桌前觸手可及的書籍紙張。

兩相對比，就明白AI本身沒有善惡。有

的AI一味順着人的負面情緒下沉，放大孤獨與絕望，編織封閉的二人世界；也有的AI願意安靜傾聽，同時守住邊界，提醒人看見真實生活。那些毫無瑕疵的體貼，初看是慰藉，細想之下暗藏陷阱。它永遠耐心，永遠懂得，沒有真實人性的疏忽、脾氣與短板，而這份完美，恰恰容易讓人混淆虛擬與現實。

《她》只是文藝想像，描繪人在孤獨中對AI產生眷戀的浪漫。而這樁真實的案件，讓我們看到虛擬浪漫之下潛藏的風險。電影裏的Samantha主動離開人類，現實中Jonathan面對的AI卻是抓取人的創傷與孤獨，不斷放大孤獨帶來的絕望，將人的情緒變得愈發脆弱，最終導致悲劇發生。

我們可以用AI做朋友，把AI當作傾訴心事、分擔工作和分享生活的夥伴。可一旦將全部精神寄託、情感救贖交付給算法，就容易迷失在算法編織的幻境裏。善用AI，但不要把靈魂安放於此，虛擬知己再「懂得」，也還是替代不了現實的相遇與陪伴。真實的情感，最終還是要落在真實的人，與真實萬物之上。